# 台學統

# 台學統卷六十九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 詞章之學十六

### 尙書陶中立先生凱

明史列傳陶凱字中立臨海人領至正鄉薦除永豐教諭不就洪武初以薦徵入同修元史書成授翰林應奉教習大本堂授楚王經三年七月與崔亮並爲禮部尙書各有敷奏軍禮及品官墳塋之制凱議也其年亮卒凱獨任定科舉式明年會試以凱充主考官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凱序其首簡遂爲定例帝嘗諭

凱曰事死如事生朕養已不逮宜盡追遠之道凱以太廟已有常祀乃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明奉先殿之制自此始五年凱言漢唐宋時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令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爲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備稽考俾無遺闕從之明年二月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起爲國子祭酒明年改晉王府左相凱博學工詩文帝嘗厭前代樂章多諛辭或未雅馴命凱與詹同更撰甚稱旨長至侍齋宮言宜有篇什以紀慶成遂命凱首唱諸臣俱和而宋濂爲之序其後扈行陪祀有所獻帝輒稱善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

誌多出其手云凱嘗自號耐久道人帝聞而惡之坐在
禮部時朝使往高麗主客曹誤用符驗論死
又曾魯傳戍將捕獲倭人帝命歸之儒臣草詔上閱魯
稾大悅曰頃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復如此文運其昌乎
魯字得之新淦人禮部侍郎
赤城新志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初召預修元史書
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遷禮部尚書
兼領翰林院事凡稽古禮文之事多所論定其爲文下
筆輒千百言措詞陳義各當其體沛然爲一代之用
列朝詩集小傳陶祭酒凱字中立天台人好學有識量
弱冠負盛名領至正丁亥鄉薦尤工於詩蚤歲與張仲

舉蘇昌齡爲文字友有名淮海閒洪武初召修元史除
翰林應奉文字三年陞禮部尚書出爲湖廣參政致仕
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
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

洪若皐臨海縣志宦業傳陶凱字中立生時有大星墜
簷前成童讀書輒過目成誦性持重不妄言笑里中嘗
大疫公入一病家探視病者見疫神避入甕器中藏之
公命筆封識令人投棄水中疫卽愈又一日入城晚宿
三江偪病家請祝者祈禱公曰我當代爲禱迺誦離騷
經其聲清越以長病者驚汗浹背遂愈幼時遊吳興過
相者四明袁廷玉曰公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

明而光澤未見宜藏器待時後十年當爲異代臣子顯名在荊揚之間元末以明經教授杭州明太祖起兵聞名訪見延上座公曰將軍器宇軒昂襟懷豁達凱閱人多誠見所未見者因進望空取天下之策謂羣雄所據地是實地兵强未可與敵元人雖有地政衰民怨是空地也取之易且曰方今百姓愁苦仰在明主請將軍自愛太祖大奇之自後用其策遂至地廣兵强以至有天下戊申定鼎金陵遂遣使奉書幣徵見授翰林院編修洪武二年與學士宋濂等纂修元史又撰大明集禮命教大本堂授楚王經三年陞禮部向書剖符封功臣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據歷代故實討論詳定四裔之末

歸附草璽書諭之悉效順獻琛又制鄉飲酒禮定科舉式撰大明樂章九闋四年初舉會試公爲提調官按明史乃主考官也取中進士吳伯宗等一百三十名程文公序其首嘗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太祖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兼領東宮官非無意也嘗患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離間骨肉其禍非細今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輔導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是年長至日太祖御奉天殿出宿齋宮尙書黃肅等侍公曰皇帝升中於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執事之列不可無篇什以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公首唱餘以次屬和太祖大悅命

翰林學士宋濂序其首五年言漢唐時皆有會要紀載時政及起居注紀言動宜令臺省府各置銅櫃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從之一日獨召公對文華殿賜繡墩忽太祖色愀然公請乃得高后艱產之由公因進以方䁱時喜捷疊至太祖大悅賜之金牌篆云免陶卿之罪又嘗陪侍便殿太祖從容問公所居地形勢公以象鼻巖對且曰臣鄉人張俞神題曰曾入蒼舒萬斛舟至今鼻準蘸清流君王玉輅催行駕安得身閒伴白鷗郎令人歸刻其詩於水中九靈巖壁以實明問一日太祖御五鳳樓工部進呑舟之伎羣臣侍觀皆以見呑對公獨見遶船走耳太祖因

疑之復夢龍遶於公所居門遂怏然不樂尋出爲湖廣行省參政致仕八年復召爲國子祭酒復致仕自號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會使高麗主客誤用符驗遂坐與知罪雖向有金牌免罪之旨亦不自表也翌日傷悼之贈太子少保以旌其忠所著有陶尚書集今祀鄉賢祠

贊曰陶中立著述宏多輔翊皇猷其稽古禮文之事宋太史景濂而下不多見卒以疑忌勿克善終甚矣明太祖之不宏也

兩浙名賢錄陶凱字中立台州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

年超陞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曰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凱每議禮與藁城崔寬相可否寬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意也嘗患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令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五年凱言漢唐皆有會要紀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類編為書上從之出為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

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凱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凱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凱文章遂盛傳於世

## 雜錄

### 孝友堂記

青田劉基伯溫撰　誠意伯文集

堂曰孝友敬人倫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曰友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

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葢以
修身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爲父子兄弟
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
台之臨海人也舊爲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
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
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爲食朝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
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
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
以其貲爲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
益虔門庭之內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
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爲貧故恒

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
以其束修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
有奪于世家者咸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
氏早卒凱爲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鄉黨之稱
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爲詩以歌詠之
於是栝蒼劉基旣敘其事復爲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
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旣衰彝倫攸斁
於是有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誶語如賈子之云者
況敢望其能奉不愛己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
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眞可以當孝友之

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于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
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
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
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
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
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絕能
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
爲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爲記

寄陶中立郭秉心敘舊言懷　劉基

爲別未五載恍如生死隔有時長想愁欲狂中夜感歎
無羽翼憶昔相逢俱壯年錢唐柳綠花含煙粉牆繚繞

子雲宅華燈照幘自草玄春城飛雪滿一月立馬敲門
馬蹄沒銅壺曉箭三十六易坐更投鏃相扢仰天大笑
催命觴酒多雪急天茫茫論文握手到爾汝知有膠漆
無參商君行卻向江東去我亦棲遲廣文署震澤風驚
白雁秋玉山露落青楓暮井邑蕭條刼火餘行人何處
問緘書傳聞那得辨眞假引領遙望空嗟吁今年飄泊
越城裏重見手書悲且喜舊遊雖在舊人非獨立看雲
淚如水羨君絳帳開海濱綵衣堂上生陽春艱危大幸
適樂土況有主翁賢且仁嗟余數與時不偶畫虎不成
祗類狗家鄉蕩析身轉蓬棄置田園事奔走豺狼在郊
蛇在藪府縣官曹但餬口藩垣久厭邊鄙報旄邸戢馳

徒疾首郭公子今何如璞中之玉可照車委棄土壤㦎
𥙿祩往事轉頭同過翼猿鶴沙蟲豈終極南山直幹劈
雷霆般匠束手無顏色殷勤寄情素會面未有期願言
努力各自慰莫遺青鬢先成絲

遺書

陶尚書集 赤城新志臨海禮部尚書陶凱著今有鈔本

徐一夔陶尚書文集序曰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
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飾洪業鏗乎
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
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
然後見文章之用爲非末技也於乎有志於此者捜神

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之下其勞蓋亦甚矣夫其所以爲此者抑豈徒爲華哉亦將效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與公資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爲文多或千餘言少或百字下筆汩汩不見有艱難意嘗游吳楚會時方擯棄南士懷寶弗售其爲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爲文多隱約今天子削平海內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巖穴之士使之合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國家之需時上方命儒臣纂元史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修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

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勳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册歌頌碑碣等文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蓋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爲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理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茲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顯諸用也茲見公京師盡出其所爲文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余遂爲之論次後之觀斯文者尙知

余言之不誣也

遺文

僊居縣重修儒學記 赤城後集

成周立國都辟雝諸侯頖宮而黨術庠序興焉秦漢以降京師建太學因而不革惟州縣學廢置不常自宋至我朝州縣立學始著爲令又增刱書院視庠序其扶樹天常基本政化爲甚重也僊居縣舊立先聖廟未始有學宋皇祐初陳古靈先生令茲邑即廟立學以教其邑人自是科第得士賢才彙進嗣令徐君栩既廣黌舍丞劉君垕又繕治之而儀觀以備乃者疆場多故兵革薦興學舍日就傾圮士無所肄業令陳君至謁廟下顧瞻

惕然諗于衆曰學校政之本也今弊陋若是乃弗究弗圖斯害政甚大郡賴宮廢不治郡長貳謂教道不興人紀斁壞曷由勸厲以遏亂略輒捐錢粟用佐修理然則下所覗倣其責不在我乎因出已俸倡士民輸財助官暨主簿何君咸相左右遂命木工度材土工摶埴石工伐石金工鍛金又命佐史俞禮程工積事凡傾側者飭正之朽腐者革易之缺漏者補葺之湫隘者充斥之於是奠獻有位講試有所宴休有室庖湢有次曾不數月百廢具舉人咸呑嗟歎羡以爲上之人政化所被而君有以成其功焉凱族父庸實領教職爰述事狀徵文以記之凱惟古學官之制入學尙齒習射上功祀先賢以

教德養國老以教悌出師受成入釋奠以俘獲告非徒
教以詩書禮樂而已固望其德成教尊官正國治以爲
化民成俗之本也今士大夫被介冑執櫜鞬日周旋戎
伍俎豆尊彝缺而不講久矣而一二官僚乃知敬教勸
學以爲治本顧不偉歟夫學校興教化行使民敦孝弟
興禮讓知公廷就賤觴豆受惡袵席坐下而齒德不遺
寡弱不陵而凡奉辭伐叛興兵禦侮以忠信爲甲冑禮
義爲干櫓則軍政有禮而武功告成矣然則興崇學校
庸詎非當今之本務乎君推本爲政上繼前哲追蹤往
古誠不可以無紀也於是乎書

追封徐王廟碑　　三台文獻明文衡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
陶凱諭之曰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爲宿州人家閔子鄉
新豐里王本民家素質朴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某
王少壯時膂力過人沈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
惡見有爲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小忤其意輒肆毆
擊雖致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
亂王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
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定遠郭氏俾育爲己
女後郭氏首難自爲元帥收鄉民爲兵朕亦爲部下士
遂以皇后爲朕之配既定天下即皇帝位皇后正位中
宮封皇后父爲徐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

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其義
於是即王所居鄉里闢地於塋封之南作新廟奉安神
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祗奉祠事爾宜述其梗槩
刻諸堅珉用垂不朽臣凱旣受明命竊惟人受天地之
氣以生其得氣之厚而不薄者性必剛勇果毅然有不
得志於當時而澤及於其後者必顯融光大此理勢之
自然也今王有所抱負而無以發舒故常存疾惡之心
其憤怒所洩即以加諸人葢亦豪傑之士哉使遭逢盛
際必能出將入相垂名簡册而乃生不逢辰至身歿之
後以皇后父而得追崇王爵作廟故鄉使山川改觀井
里增輝又豈非一出於天乎臣凱謹拜手稽首而爲之

銘曰維此徐方代生異人乘時啟運蔚爲良臣惟王之生質性過厚不逢昌時深居畎畆王奮厥怒孔武有力摧强折姦以輔彞則當元之季天下擾攘挈家避地東南其行英雄陸沈豪傑未起抱恨重泉吁其已矣山川炳靈遺德所鍾篤生聖女正位中宮皇帝仁聖爲天下父皇后孝慈爲天下母太姒嗣任則百斯男聖子神孫何千萬年川原膴膴新廟奕奕與國同光永世無斁

翰林學士宋公贊宋學士集附錄

粹若春温運藻思以凝神澹若秋雲儼丰儀之出塵近而覩之若淵魚之潛鱗遠而望之若天馬之逸羣故能追先哲之軌範勘往聖之典墳理深明夫藴奥學允究

於天人士爭趨而問業人盡慕於卜鄰宋中林之蘭蕙列清朝之縉紳載筆直書於信史吐辭制作於雄文時鋪張於盛美用黼黻於絲綸是以進講內廷入謁楓宸侍宴每迎於朝旭前席屢至於夜分職兼贊善道佐聖君身不移於素操志確守其貞淯巢阿閣之彩鳳毓郊藪之祥麟此所以振聲猷於宗社垂德澤於子孫者歟

遺詩 見三台文獻明詩綜凡十五首

君道篇

龍飛應景運中居攬乾綱百川宗巨海眾星避太陽股肱者誰伊與傅爪牙者誰叔與虎王笏班中列眾賢金馬門中登碩輔梧桐生鳳皇鳴四海爲一家於穆風清

修禮樂正綱紀明后復無爲詒謀千萬禩

題山水畫

凌雲覽七澤憑高望四野山從天際來路出長林下湖邊春水長綠蒲猶堪把凝情望碧草所思所遠者

賦閱江樓送人還郴州

天朝承景運作都定南紀帆檣天際來樓觀雲中起子居郴桂閒東游鳳城裏拂袖歸故園天寒暮山紫予居藩省地南臨洞庭水今歸憶舊遊論世得知已我歌送予行長吟發宮徵回首望京華恩波通萬里

送醫士金元禮歸金華

昔遊金華山振衣上層雲清風生兩腋草木發奇芬尋

幽出澗阿坐石散羊羣僊人渺何在可望不可親別來三千歲滄海幾揚塵翱翔清都上喜見金華人夠深談玄理稽古勘典墳手持活人書長揖動縉紳歲暮歸故山驅車出城闉西風吹寒鴈送別滄江濆初平倘相見爲我道殷勤聖人御六合坐使風俗淳從茲調玉燭四海皆陽春

送江西省理曹幕長

長林麗晴暉鶯花浥春雨祖餞上東門揚帆（原作航非）出江渚之官佐理曹長才人共許留心事簡書忠勤報明主公餘覽名勝時清鳳鸞翥下榻得鴻生論文經夜午（原作雨誤）

嘉業堂刊

長平戈頭歌

長平野人鑿地得古戈上有款字歲久俱滅磨惜不能如豐城古劍射斗牛吁嗟戈乎奈爾何但見青銅凝寒暮煙紫月黑山深夜飛雨恨血千年猶未銷荒郊夜夜啼冤鬼當年趙括輕秦人降卒秦坑化為土嗟哉趙亡秦亦亡落日荒城自今古摩挲爾戈一問之令人為爾生愁思何不以爾為鐘鏤何不以爾為鼎彝吁嗟戈乎徒爾悲爾今還當太平世人間銷兵鑄農器願壽君皇千萬年終古不用戈與鋋

贈琴士施彥昭

君不見鳴琴無賞音伯牙絕弦仍破琴又不見鄧琴無

良工焦琴終爲爨下桐大江之南多好山孤桐往往生
其閒武林城中百萬家斲琴施氏良足誇嗟哉施氏之
外無復人桐樹枯死終爲薪今人好尚與古異人閒雅
琴多棄置雅琴苦少秦箏多嗟哉施君將奈何

題蔡琰歸漢圖

中郎奇才天下士毓秀中閨無與比飛瓊曳珮鳴天風
婀娜芙蕖照秋水胷中錦綺爛朝霞早有名聲重漢家
固應選入昭陽殿長向金門度歲華如何捲地風塵起
飄泊紅顏度遼水愁看胡弓射漢月回首中原千萬里
連山茫茫天宇窄夜照穹廬寒月白一聲胡笳愁殺人
驚起飛鴻度沙磧轠車行行日漸遠馳馬饑鳴沙草短

愁來不上望鄉臺夜聽胡笳腸欲斷豈信流年春復冬
空將薄命落胡風含羞不向胡中死願得生還入漢宮
南國春回多雨露曹侯掛劍中郎墓漢將從茲罷遠征
生還識得來時路歡迎漢使去如飛那堪稚子泣牽衣
蘇卿胡婦當年淚共向天涯怨落暉馬蹄蹀躞離河塞
道上春雲擁車蓋耳邊不復聽嗚笳但見東風動征旆
春深井里閉重闈共歎中郎有女歸援琴彈作離鸞曲
獨憶當年事已非烏孫公主曾歸漢萬里歸來人所羨
昭君青塚沒胡沙無由復上黃金殿自古人生重名節
肯向胡笳重離別誓寧失命不失身要與冰霜同皎潔
畫工想像當時事寫入毫端起愁思何如生長太平時

女嫁男婚兩無愧披圖坐向玉堂中將相安邊尚武功中原不聽胡笳曲閒撫瑤琴望塞鴻

送海門縣何教諭

送客長干道之官向海門移舟聽夜雨拄笏望朝暾百里閒弦誦諸生共討論三年資教育雨露復承恩

奉寄石塘表叔翁兼呈諸親長二首

綠水流階下青山遶屋頭隔林聞牧笛遠浦泛漁舟訪隱隨玄鶴忘機伴白鷗平生行樂處誰與共遨遊

溪南三里外望見石塘山勢與樓臺接光分枕席間煙開青嶂出雨過白雲閒早晚攜琴鶴山中共往還

三月初二日龍江早行

年老承恩賦壯遊分藩大省出神州朝辭九陛青龍闕
晝上三江白鷺洲地拱衡湘皆北向水環江漢盡東流
旬宣聖化安邦國咫尺瞻天覲冕旒

過池州江口

江北江南山四圍青山恰似翠蛾眉當年虎戰龍爭地
此日鸞翔鳳翥時雨後汀洲生杜若風前楊柳繫遊絲
牽帆遠上荊門道欲采江離慰遠思

過安慶

十日江行過皖城微風小雨半陰晴一雙白鳥雲邊過
數箇黃鸝柳外鳴上水西連三澨闊遙山東望九華平
當年形勝金湯地懷古令人一愴情

自歎

書劒無成歲月侵關情可奈百憂深山中未答蘇門嘯
隴上都忘梁甫吟露落梧庭秋冉冉雨餘芸閣晝沈沈
囊中留得籠鵞帖閒向池頭子細臨

郞中詹國器先生鼎

明史方國珍傳二十七年九月太祖已破平江命參政
朱亮祖攻台州國瑛迎戰敗走進克溫州平南將軍湯
和以大軍長驅抵慶元國珍帥所部遁入海追敗之盤
嶼其部將相次降和數令人示以順逆國珍乃遣子關
奉表乞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
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載之德舊矣不敢自

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臣本庸才遭時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爲之心方主上霆擊雷掣至於婺州臣愚即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將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潤而主上推誠布公俾守鄉郡如故吳越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妄生節目子姪不戒潛搆釁端猥勞問罪之師私心戰兢用是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於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類即欲面縛待罪闕廷復恐嬰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將謂主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蓋幕下士詹鼎詞也太祖覽而憐之遂促國珍入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

祿不之官詹鼎者寧海人有才學爲國珍府都事判上虞有治聲既至京未見用草封事萬言候駕出獻之帝爲立馬受讀命丞相官鼎楊憲忌其才沮之憲敗除留守經歷遷刑部郎中坐累死

赤城新志詹鼎字國器寧海人性豪邁奇偉方谷珍聞其名强致之時我師臨慶元谷珍遁於海上怒將誅之鼎爲草表謝詞甚恭而辨上見之曰孰謂方氏無人乎乃赦不問更以谷珍爲左丞鼎亦召至京師爲書萬餘言須車駕出上之上爲立馬受讀付丞相授以官後以刑部郎中謫陝西而卒寧海縣志同　按先謫陝西後爲刑部郎中坐累死志誤倒

遜志齋集詹鼎傳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

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於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嬉敖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籠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師儒使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

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攜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珍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於鼎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名賢一心守法復起爲上虞判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於廷引一

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斷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鼎以事過寧海縣以下皆迎謁且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於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餘言詣闕下須車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奏

例徙居梁又徙陝踰年憲敗凡為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鼎名於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鼎恐還為人所輕笑以貲屬掾吏願留掾為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鬚甚美又能為梁趙閒言步趨進退閒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向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為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僚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二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

皆樂其不苛刻罪人嘗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贓御史覆鼎鼎曰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爲文章氣餒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古學彙纂卷六十九



嘉業堂刊

# 台學統卷七十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 詞章之學十七

### 主事葉彝仲先生見泰弟惠仲石允常

赤城新志葉見泰字夷仲臨海人王師取台州見泰衣褐造軍門謁其帥帥趣見語三日夜不休署部從事遂下永嘉取福建收兩廣皆與有力焉未幾使安南卒能諭君長來貢以功授高唐州判官遷睢寧令終刑部主事所著有蘭莊集弟惠仲亦能文號二葉兩浙名賢錄同

明史程通傳葉惠仲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以知

縣徵修太祖實錄遷知南昌府永樂元年坐直書靖難
事族誅

石允常寧海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河南僉事廉介
有聲坐事謫常州同知建文末帥兵防江軍潰棄官去
後追錄廢周藩事繫獄二年免死戍邊

浙江通志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臨海人與兄見泰並
有文名稱二葉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充史
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坐修
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本吾學編

石允常字恆德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
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靖難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皇即位逮至繫獄謫戍中屯衛本獻徵錄 按寧海縣志允常一字永常

兩浙名賢錄石允常字恆德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每分巡屬邑必微行民間嘗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姦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閹抵法羣閹銜之巧搆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弃官歸文皇即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州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懼服罪人輸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都感愴病卒於舟中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南昌知府葉惠仲臨海人以纂

修竇錄直書靖難族誅見明史及輯覽通諡節愍

雜紀

與葉夷仲先生方孝孺遜志齋集按此文原有缺字今稍節之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於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温温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厲厲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尚在某

每展卷一覩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牀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恆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貍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卽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捉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奈

何矣雖絶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則昭雪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未終趨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

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章句者譬之伶
優被袞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
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某誠知不
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爵祿俗之所
稱彼庸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著於來世
匪爵祿而貴者此眞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宋之周
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
聲光烱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祿而
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況事
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
智之才故能有立於世某闇劣菲薄豈足承斯道而顯

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祭葉夷仲主事　方孝孺　遜志齋集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結髮出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西東哀訃日聞寰海為空嗟嗟夫子博辯俊傑妙齡挺秀揚聲楚越束書上馬翩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駭驚國不可為智者所畏退處兵閒初非其志天戈南麾滇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王島侯祗命震悚南金大貝稽首來奉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宰畿縣奏課最優遺

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跡觴詠當亡興歎在廷
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筆章程眾趨刻覈擘㩜坐
曹謂匪吾職羣士大比兩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
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
公最驩我爲童穉輒覩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
愛知不我愚賤譽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貫忝同
徵舟行千里連牀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
有喜有悲我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
人所怯公氣益壯契闊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
即旋示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
老士譽所宗璧雍玉堂贊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覩

忍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亦然凡人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之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爲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古喇喇彼庸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鴟鳶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爲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趨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不弭忘纍纍諸孤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媿平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尚饗

按据此則先生爲睢寧令後陞府通判引嫌歸乃召

爲刑部主事嘗兩充考試官其卒當在洪武二十三
年其生當在元至正元年也

遺書

蘭莊集　赤城新志臨海葉夷仲著今有鈔本

宋濂葉彛仲文集序　宋學士集　赤城後集

臨海葉君彛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彛仲生有
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
已也頃由茂才舉於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
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
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
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懾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

頗類緐語者讀彝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羣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麤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羣經於左右循環而温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是也朝夕諷詠之沈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

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旣懸而
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覈
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
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
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
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
袞袞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
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月逾邁慨茲舊業反
成荒落將何以爲彝仲言哉彝仲諸作溫醕而有典則
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龐其神豐腴而不瘠可
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

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彝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彝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棨按洪武九年先生年方三十六而宋太史年已六十有八故以己之平日學文甘苦告之所以勖其進也此文以進字爲主以不敢自是爲本葢不自是則常不自足而日進不已矣學文敦行進德脩業其道皆當如是也

遺文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遜志齋外紀

見黍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爲學
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
京師公一見即呼爲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
疑公有所惜既而侍公者數月辨論規誨未嘗不爲予
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溥信乎其爲一代偉人而非蕞爾
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爲廩祿所縻挈挈然往復南北
雖或間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嗚呼公今不可作
矣閱其遺稾輒潸然出涕公高弟方君希直性孝友爲
文章雄邁醖深登公門者皆莫敢與之齒公特鍾愛之
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
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

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示相與收淚讀之予且哀媿無以答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尚益自力以求副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五年長至日

遺詩

蘭莊 明詩綜

霜風薄林泉衡門迹如埽賴有楚畹花相看慰幽抱芬芳發懷袖落日思遠道遠道不可遺歲晏徒自好

古詩贈方希直 列朝詩集

吾友方齊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燉之霄晤天之星平生特立不徇俗窮年矻矻惟究心平羲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爲羣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

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泫然雙涕零我言濟寧今不死濟寧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絕世內焉持敬恆惺惺往年我謁米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西流入蘢泠每稱希直稟閒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莛我誦蕪陋辭一一爲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覿送入樊籠仍翦翮我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囹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年希直忽相過使我灑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兩竛竮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爾馨振袂快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扃其顯遏雲漢其幽通窈冥贍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鐫商

銘麗如句芒青春布花卉壯如豐隆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終然帖帖趨東溟顧我歛退餘守口勁如瓶今日得子文耽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逆解渴得楚萍又如藜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迺工月露形劃然周廷覩巨燎光影不復窺微螢嗟我希直執經太史門聞禮濟寧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裔坐閱晦朔凋蕘莫我欲其爲不朽計鋟鍔淬礪重發硎至音詎能祕錫鸞荅和鈴直須上追虞書媲周雅豈肯下比秦誓方魯駟于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屏嗟哉載道器孰謂在世猶芻靈上帝閟世憫斯文寧復下取敕六丁

氷為江漢星作斗鑴之金石垂千齡洪武十年夏五月吉日

滄浪漁者歌二首　三台文獻

雪消江水自天來江上桃花映水開釣得活魚須換酒白頭浪裏棹船迴

雨晴斜日照漁蓑笑逐蓮舟入芰荷浦口月明風浪靜有人教唱竹枝歌

給諫許介石先生伯旅

赤城新志許伯旅字廷愼黃巖人洪武初為刑科給事中以詩名時稱為許小杜林公輔嘗襯其處與諸詩問其得何法而然廷愼曰法可言也法之意不可言也上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守法得法之似吾詩幾用法矣

識者以爲不妄 浙江通志同

明詩綜徐子元云廷愼若天台雁宕雄踞東南小杜之名豈容多讓

靜志居詩話天台林公輔嘗述廷愼論作詩之法矣其辭云云 載後不贅 又論宋元二代之詩云人皆謂宋之文高於元元之詩高於宋殊不知宋之詩亦高於元也論詞語工麗音節瀏亮宋或不及於元至於說古今道事理輕重明白豈元諸公所能及宋哉其言具有深旨宜當時有小杜之目惜其集不傳惟餘赤城續志 當作赤城詩集 所載寥寥數篇而已

雜紀

答許廷慎　方孝孺　遜志齋集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竊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壁二子聞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媿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竊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恆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邪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

憶時時迫促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麤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祕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邪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

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按此書當在洪武二十年丁卯

贈許廷愼 寧海許繼士修 赤城詩集

四海皆兄弟結交豈無人泛然雲萍合不若同姓親之子儒家秀學富心甚宿聞名已十載一見知情眞因之念本始歎息不可陳深源久已昧遠流派無因相逢桃源晚言赴淮甸春感慨杯酒間壯氣橫空雲後會知何處悠悠車馬塵

遺書

介石稾 見千頃堂書目赤城新志云今有鈔本一作介石堂集

許介石詩集序　臨海林公輔左民　赤城後集



杜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文心之所出也心無所得又烏知得失之所在得失所不知而曰能得乎文吾不信也古之聖賢千言萬語皆寫心之所得故其大通天地小入毫末妙入鬼神人得一竅之微爲終身之用不窮至荀卿賈誼董仲舒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諸公撰諸聖賢雖時有或倍而其瀰茫不測變流不滯亦非自外而至故其言猶爲世尊雄何也言發於心心之所得雖未如聖賢而其發也亦非卒爾而妄言者矣此天下後世亦莫得而廢之也若揚雄王通之才不足以及此識不足以知此始以鑽刻爲功取聖賢之言

章模句範傳於天下其曰太元經者以配易其曰元經者以配春秋其曰中說者以配論語其意謂聖人天下之所宗也冀天下之人相謂曰彼乃與聖人配則其高可知矣是假聖人以惑天下僥倖於一傳烏乎是猶聚土以狀人其形而手足人也其神氣則無矣抱童子遠而視之猶曰人也近而視之亦知其非矣雄通之言是欺童之遠也將傳於天下可乎哉吾是以知有得而言其言也雖少猶為世貴無得而言雖致多累千萬言亦徒勞爾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尚何模範為事哉以模範為事者皆無得者也

世之能知此者其惟我友許君廷愼乎廷愼少業科試會有成曰玆不足以發名成業遂取六經及聖賢之文讀之數年不覺胸中浩浩理融意析淵澄藏積吐吞呼吸力不可得而制也事不可得而紲也於是觸時遇物肆而成章至於縱橫上下顚倒敧正翕散之際莫不如其意之所欲爲世之吟風弄月爲至煦煦草木情思爲工者皆不暇顧也故其詩名隆隆振遠邇此豈得於口耳之淺哉要其心之所得又不自知其至矣烏乎吾少時與廷愼同學廷愼長予一歲日與廷愼戲爲笑樂烏知其至此而余也愚日倍譬如盛盆盎待秋雨之一漑而不可得其視廷愼寧不恔然於中心乎吾知無能及

矣故書此於篇端爲異日歲月之考云

許廷慎詩後序　林公輔　三台文獻

廷慎在鳳陽時嘗讀杜詩豁然悟曰古人之高乃在是矣遂斂其平日所作向火焚之自是歷半年不作一詩惟晝夜誦想幾至忘食寢人或以事問之皆不知所以荅駸駸似偶人一日呼童子研墨甚急大書所作感興諸詩極其閎壯時江西劉先生子憲以詩自負見之歎曰是子且來逼人矣余因取觀之誠非近代人語言也問其得何法而然廷慎曰法可言也意不可言也上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守法得法之似吾詩幾用法矣如是而起如是而終如是而爲開闔如是而爲抑揚頓挫

如是而爲輕重高下意之所至詞必與俱固未嘗囿乎法亦未嘗廢乎法也古之藝人如庖丁輩千變萬化皆隨其心手所出無他焉亦惟善用其法耳由是而觀天下之術未有不能用法而神者也余雖知其言之美而不能用其言者矣會別歸廷愼詩曰有名及去年相見秦淮上探敝囊中得錢二百酤市中酒相飲寓舍廷愼執酒誦夢予詩其首數語曰少時結交友悵悵長憶君何期夜來夢復接平生親握手步芸閣示我高世文渾雄脫凡近要妙幾道眞予歎曰吾豈文士也邪廷愼曰子非文士豈有經濟才如古豪傑者乎予曰吾雖非豪傑亦不願爲文士也廷愼笑曰吾別林生久不意其狂

態復發已而又曰子雖狂大丈夫立志當如是也拘拘文字之末抑可悲夫時夜已二鼓各擁衾而臥明日散去俱迫于所職雖時時會竟不能如此時之款接矣未期月廷慎得疾死將死曰吾以槀累子余謹藏諸篋中未嘗敢易出也出則必大哭失聲思少時與廷慎同在邑庠廷慎穎悟絕行輩獨奇余可交交抵其死時十有四年中別去者惟二年爾然有以書相問也語相通也豈如今竟不可復見乎是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猶足以起人哀慕況其手澤之所存者乎嗚呼廷慎已矣冐雖恍惚見於夢寐覺視四枕惟月露淒然而已豈不可哀也夫豈不可慼也夫

遺詩見赤城詩集三台文獻共六十餘首

擬古三首

松柏在喬嶽歲晏恆蒼蒼何意繁華子植之歧路傍生理既不遂牛羊復來傷飄風旦夕起忽焉同梧桑靈烏日暮歸延頸悲且翔摧傷不足惜誰充君棟梁

項王入關後猛氣淩當時馳騁志未極酷嗜生馬騎一朝勢力盡楚聲聞四圍凄凉帳中飲向復歌名騅及逕大澤中茫然迷所之老馬智弗用失路當尤誰

野婦得美璞持歸拄箕機孚尹不終掩中夜猶光輝舉家起驚訝傳觀以娛嬉童兒一失手卒為瓦礫歸破碎竟無救朮生空爾悲傳言富家子至寶思慎持

自武林至姑蘇三首

朝辭武林城夕弄吳江水大風引輕帆一日三百里浩渺駕洪濤飄颻類仙舉黃鵠如可乘吾尋羨門子

捨舟飲吳市逍遙望村墟湖水浸城綠人家半樓居帆檣隘津滸奪利爭馳驅多財適為累有酒君當沽

喧喧谷中鳥每被樊籠拘鳴聲縱有得羽翮安可舒不見崑邱鳳乘雲在天衢千秋如一下放意何自如

夢知己林左民

少時結交友悵悵長憶君何期夜來夢復接平生親握手步芸閣示我高世文渾雄脫凡近要妙幾道眞音諧韶濩作氣鼓川嶽振讀之戴驚惕浩懷相與陳劉琨昔

未遇夜待鷄鳴晨長卿一薦蓬吐賦淩長雲得失我何
知抱器聊自珍浮雲未足玩直言宜有聞古之垂名者
豈必皆要津感此意方切既覺心徒焚別望不可及悲
歌仰秋旻
飲酒有述
窮愁忽中來氣咽不得語曷以祛我懷傾罍有清醑小
酌神已舒酣來眇天宇大化何茫茫何者爲爾汝萬世
蠻觸爭蚍蜉識陰雨誰當因吾言往謁華胥氏
齋居晚興
弱齡寡俗好素懷高士風遠遊訪知己四海將誰同唯
昔不自量千金授屠龍言深技益薄念之恆內忡先賢

有遺訓君子當固窮

題畫

斂迹臥空谷居然謝囂喧閒庭落葉滿始覺風露繁夕照墮木末秋陰入雲根心清趣自得何必棲桃源

憶親

有親不遑養歎息時屢違白首困衣食生男亦何爲仰悲日月流俯媿烏鳥私沈憂竟何益涕下誰能揮

鬬雞圖

廣武惜未侯瘖瘵存大計雞鳴豈惡聲宗社堪流涕起舞謂祖生艱難思共濟清嘯鎮幷州坐壓胡虜勢遑遑譙蓟墟大業嗟弗繼凜冽秋風詞名與天壤弊

採蓮曲

採蓮深井中蓮開不見風低頭摘蓮子下有千尺水蓮花不能言妾心私自憐君看若耶道人人歌採蓮

雨窗憶所親

獨坐倦遙夕廢書時永歎淒其風雨交恍若聞驚湍邇響冷疎竹積陰餘畫欄撫景感易集況茲懷所歡

遊水簾洞

乘輿出濠曲因投羽人廬佳遊愜往願況與諸賢俱小憩修竹間徘徊振衣裾冷風颯然來青天雲霧舒巖花何散集水木清有餘深苔爛白石古洞留丹書臨流劃一嘯忽湧琴高魚洄潭匯西北倒插高城隅俯瞰杳莫

測幽雲知有無焚香禮玄元縹緲思仙都稍悟清淨理
彌令喧妄祛我非蘭亭人頗懷觴詠娛爲樂恨不同茲
晨但長吁往者桃李園今成蒿棘墟自非遺世士孰復
逃玄虛黃塵隘九土眯目將焉如唯應駕雙鶴去去凌
蓬壺

贈漁溪生

昔我慕仙隱東行訪神州中途無所得偶此濠上遊及
見漁溪生談虛乃蒙周逢人恥說劍滅跡披羊裘蕩搖
木蘭楫出没桃花洲高情緬雲海與世茫無求有時釣
白龍放之千丈湫因探養眞祕永悟鴟夷浮閒邀紫霞
客共醉南酒樓大笑拍我肩謂是洪厓儔名編玉府籍

下士胡滞留俯覩迷妄人哀哀隨濁流蜉蝣竟朝莫豈念吾生休君歌洞簫曲我和滄浪謳煩襟一以豁都忘塵慮憂冥行每顛蹶達生無怨尤古之得道者遇物同虛舟弱水淺易涉三山青可抔當爲鶱赤鯉其爾歸浮邱

自中都行次太柳有懷同志

淹留入京國暫歸情所欣如何復慘戚念我心中人落日投遠村寒雞鳴四鄰山川復曛黑誰與當問津

悠然閣爲盤所賦

屏跡臥空谷蕭然謝喧豗晨興坐飛閣若見南山來雙鳥何翩翩孤雲共徘徊勝景自茲得塵心日悠哉有客

方外歸時來展幽懷觴詠或終日了無形跡猜地迥機已息語忘中自諧願言蔣生逕卒歲從君開

雲谷子歌

淮南隱者雲谷子結屋昔住句曲山自遇真仙得靈訣神遊已在溟渤間道成欲去觀八極潛蹤暫爾逃虛寂人間苦海幾揚塵方外靈山且深息時來採藥遍諸峰攜壺出入城府中偷生獨善非我志願與濁世蘇疲癃功施圓滿不自德歲晏還歸憩松柏神光一夕自中開道氣長存非外得三茅華雨飛碧岑赤城霞氣瓊臺深落日憑虛發孤嘯空谷但聞鸞鵠音高風若此誰可致一見令人起遐思瀛洲戲別三百年手種蟠桃幾千樹

茫茫浩劫與網羅沈淪不返當奈何緱嶺笙簫待余久
掛冠早晚依雲蘿

爲王同知題畫山水

客居風雨動旬月木葉滿亭悲早秋京兆王侯忽過我
示以圖畫之滄洲神魚舞浪江雨黑亂山千里來咫尺
跨虎仙人去不還芝草年深沒山跡微茫細路發夕陰
古樹側倒藤蘿深洞裏丹光有時發雲根草屋何年尋
塵世流光易凋襲撫事俄驚百憂集長雲滿望風露高
斷岸無人落潮急王侯王侯才罕儔青霄縱步方遠遊
三輔時清政如水笑談往往思丹邱丹邱遠與蓬萊接
野人欲去愁跋涉請君爲我勞畫師更置五湖舟一葉

題林藥所家藏子昂枯木竹石圖

魏公之畫今罕得君家此圖纔數尺酒闌客散試一觀坐覺蒼煙動虛壁春雷劈樹江雨黑犇濤渃籟鳴相激乘槎仙去佩聲寒夜深卻抱支機石想當意到揮灑時眾史見之應辟易精靈慘淡出肺肝殘墨淒涼靚顏色買舟昔日過吳興載酒曾上鷗波亭當時池館竟蕭瑟但有水竹含空青百年興廢未易明草堂昨夜風雨驚山靈怪我且歸去醉臥白日聽秋聲

為漁溪生題畫

我昔雲臥丹邱下舉頭日見江南山草堂春深落花靜釣竿長在東溟閒別來歲月驚逝水見盡翻思舊遊似

大谷千年樹木蒼寒潭六月蛟龍起世間道路多崎嶇
對此便欲棲蓬壺徐市樓船去不返仙人大藥今有無
王郎爾亦江南住相逢每說滄洲趣故林回首勞我思
長嘯乾坤水雲暮

題餘姚張氏翠竹軒詩卷

四明之西天姥東青山崛起摩高穹若翁種竹住其下
已覺地與桃源通手招仙人碧雲裏石室陰陰落花紫
秋風夜半天上來洶若滄溟六鼇起憶昨紅塵暗江海
金谷平泉一時改冰枯雪死斤斧餘不意此君今尚在
拂石彈琴坐碧溪懸崖颯沓吹雲霓蟄龍春翻后土裂
皓鶴夜舞青天低百年行役悲陟岵軒中故物誰爲主

葛陂變化原有神白髮淮南夢烟雨我家有竹千萬竿
老屋蕭瑟常風寒浪迹天涯未歸去作詩媿此青琅玕
題黃文獻公撰盤峰先生墓銘後
盤峰先生有道者弱冠英聲振朝野舒卷心遊海上雲
高風遠激千秋下宋道降至咸淳時王綱一墜難扶持
北騎長驅蹀華夏鳳兮鳳兮嗟已而似道當權肆鷹犬
誤國之軀豈勝斧陰精晝吐白日昏坐使忠良扼其腕
後來文相雖見收國事已去紆策籌翠葷南遷竟不返
離離禾黍悲宗周盤峰山人舊朝士鬢髮飄蕭欲何俟
食蕨甘從夷叔遊草玄羞殺揚雄死時時舒嘯林谷閒
拔劍向欲屠樓蘭英雄用武無尺土新亭有淚空潺湲

惜哉先生不可識兄弟齊名況難得百年文獻遞凋殘
往事徒傳墓前刻節士當時謝侍郎飲恨餓死旃裘鄉
兩賢英聲到今在忠義皦皦垂三光丈夫蠖屈思養晦
榮華撥向浮雲外偷生不與仁義俱身後清名竟安在
吁嗟出處古則然撫卷益歎斯人賢何時東行訪遺老
悲歌一弔桐山前

題彭將軍積善堂

彭將軍仁且武赤手提兵事明主壯年已授黃石書晚
歲更聞周易語憶昔河山事戰爭姦雄惡少紛縱横將
軍奮臂應時起擊楫誓埽中原清南略羌蠻北戎虜王
師所到竝時雨手援赤子出泥塗白日高懸照寰宇太

平四海無一虞旂常紀績垂宏圖宿衛名藩倚良將煌煌節鉞雄萬夫華堂結構金城側淮水東迴楚山碧隔花好鳥喚青春滿戶晴雲拂霜戟吾聞種德久更隆方寸要與神明通為山千仞蓄風雨積水萬丈騰蛟龍世間禍福隨所致肆惡憑陵豈天意白起虛降百萬師王公自植三槐樹彭侯彭侯熊虎姿心藏惻隱人莫知青雲發迹方自此貂蟬奕葉來未遲我作歌詩示千載世澤因之比滄海君不見海水年深尚可枯善人之報無時無

畫馬

曹韓畫馬久絕筆近代狀者多駑駘毫端不得千古意

孰識世有眞龍媒圖中此馬何所似人言昔產余吾水一聞高價傾千金更覺雄心少千里雙瞳爍電筋權奇索不可繫何言啓變化應隨霹靂去死生或與英雄期涓人買骨吁可怪漢武勞師動横潰豈知神物在人間驪黄迴出天機外我生愛馬癖莫醫眼見畫圖神欲飛滎河眞種當可致西拔弱水扶桑歸

爲胥友文題畫

沈君作畫隨意成賓客滿堂皆歎驚蒼崖壁立陰霧起白頭轉覺天機精是何林谷深且邃行人欲到愁無路清秋猿響噎中天落日悲風在高樹雙峰卻望蓬闕開碧流噴壑松聲迴海上羣仙候清淺那知不馭飛雲來

西江胥郎持短幅長揖謂余歌一曲詩成并寄沈先生

煩寫山中讀書屋

短歌行贈王自適先生

王君繪事何絕倫妙處不減曹將軍平生閱士千百輩
掉頭恥貌尋常人自謂傳眞若臨鏡鏡中形態隨所定
靈臺迥絕塵外機筆法方窺畫中聖世人覩貌不覩神
英雄往往迷失眞漢宮金多醜女好蛾眉忍使埋胡塵
吁嗟此事君所惜我亦念茲心戚戚江湖迴首方倦遊

煩寫閒身伴松石

題林周氏山礬圖

山礬入畫古所少我昔見之倪瓚家問君何處得此本

水屋十月來春花東風著樹香滿室長鬚摘露金粟結一枝獨立霜霰餘已覺江梅是同列惜哉此物知者稀深林大谷多所遺牧豎樵童爾何苦剪伐每同荊棘歸林君本是鼇頭客高臥雲間人莫識酒酣揮袖卷新圖一笑西山眼中碧

王右軍扇面

右軍風神絕瀟灑一筆能增萬金價冶城登覽恨不同遺像千年見圖畫青裙老嫗何方來扇紈偶寫春雲開蛟龍騰波鬼宵哭神妙卻使旁人猜嗟哉俗眼何足怪棐几書成何遺爲君不見山陰道士名不稱至今猶傳

黃庭經

醉時歌贈林酣雲養民

飲酒有眞樂我昔初未知十載羈愁困吳楚酒中之趣方得之歸來忽遇雲居子卻怪前身謫仙是高堂日引三百杯一笑相忘醉鄉裏散髮歌呼望白雲舉觴遥酹雲中君世間得失榮枯擾擾了不顧但覺六合之內別有他乾坤吁嗟末俗惡高潔晦迹含光乃明哲當時陶阮諸公是以識其然往往沈冥物外逃麴櫱豈不聞侯家昔日喧歌鼓侯家亭榭今榛莽夜臺長往即冥冥醜酒何曾入抔土君當爲我買酒船我亦爲君招列仙載從天上宴瑶水一醒一醉三千年

題趙撝謙六書

六書變滅同雲霞後有作者誰專家考亭先師昔志此
老弗及為猶歎嗟君生遠在考亭後執筴無從道何授
力窺篆隸著明言百世重是清風胄陰陽垂象日月懸
宮徵迭奏聲相宣神融理得非偶爾旁通曲暢因自然
荒墳斷簡科斗蠶猛雷破石天書露昔人辨認極微茫
非君孰得知其故文章與世相推移道在勿憂知者稀
休風一散久當復我已識子窮幾微時時灑翰寫胸臆
巧匠旁觀慘無色短棱挂壁風雨來古劍騰波百靈泣
往代揚雄空好奇閉屋草玄頭盡絲至理無聞世無補
更千萬語今何為趙君趙君當自惜持此自可垂金石
聖賢墜學久寥寥上帝毋令六丁得

題林盤所學民家藏温日觀葡萄

張顛草書天下雄醉筆往往驚羣公温師作畫亦若是
我知畫與書法通葡萄何來自西極枝蔓連雲引千尺
世間畫者誰最高温師自有葡萄癖當時豪貴爭邀迎
掉頭輒走呼不譍酒酣耳熱清興發揮灑始覺通神靈
東家雪練西家帛布地待師師不惜芒鞋踏墨雲海翻
滿把驪珠輕一擲百年畫意誰見之破幅蕭條今尚遺
心垢都除入清淨不爾妙悟何能爲憶我攜書客淮右
大官都送葡萄酒寒香壓露春甕深風味江南未曾有
林君對此心忉忉謂余亦種葡萄苗何當釀酒二千斛
愁來一飲三百瓢

九月晦日感懷

長嘯拂吳鉤南圖惜壯遊乾坤同逆旅風雨忽窮秋牢落莊周劍飄飄范蠡舟行藏吾敢必天意信悠悠

懷式古生二首

伏枕仍羈旅登高只故臺角聲城上急山色雨中來生事存弧矢悲歌仗酒杯楚江東入海舟楫幾時迴

巖邑幽棲地泉溪十里村夕陽山在屋秋水月當門隘巷無車轍傳家有瓦盆百年塵外意寥闊共誰論

夜雨宿澄江

風雨客行難愁心瀉急湍草堂中夜溼江路幾時乾歷國悲尼父遊山憶謝安滄洲如得去吾豈戀儒官

送彭典膳致仕歸陽城

冉冉花都落冥冥雁亦稀青春今日盡白髮故人歸邱壑堪投迹雲霄且息機壯遊吾亦倦目斷故山薇

雲谷子還金陵題畫送別

置酒登濠上因君動越吟別離原有數時序獨傷心江晚青天合山寒白露深不知雲谷裏何日許相尋

松山道中貽林左民

簪組非吾好邱園乃素心孰知西郭路重為故人尋水落江逾壯天寒日易沈飄零慚夕鳥栖息每同林

題扇面小景為王微仲賦

日腳下林坰秋光入戶庭斷雲歸絕壁飛鳥墜空青松

籟風中得漁歌石上聽扁舟如可問吾亦泛滄溟

九日偕大雅登獨山次韻

絕頂高寒九日臨皇都形勝此追尋水來榪柏秋濤壯山拱鍾離王氣深周召彌綸原有術綺園肥遯亦何心短章歌罷重懷古獨立蒼茫思不禁

病起遣興

力疾看書起復歎壯懷牢落此憑欄百年世故棊千變萬古風雲劍一彈花落江南春事晚雨來淮北樹聲寒故山書札多時斷目盡青冥望羽翰

歲莫有懷在京諸友

歲寒誰製女蘿衣回首天涯生事微帶劍不辭屠狗辱

讀書空媿斲輪識丹邱雲樹三江隔白下鱗鴻十月稀
聞說五湖春色起棹船卻欲話南歸
奉西野王先生
遠遊無復賦離騷歲莫猶思范叔袍歸去釣竿秋水隔
坐來庭樹月華高魚龍矯矯矜鱗甲鴻雁冥冥惜羽毛
迴首寒江易蕭瑟放歌時覺寸心勞
奉懷播松溪先生
壯日劬書盡五車攀龍曾上太清家老歸栗里惟耽酒
官滿河陽尚有花歲晚驊騮知道路天寒鴻雁啄汀沙
英賢出處關機運亦欲東溟理釣槎
懷王修德

沙塞蕭條接遠關壯遊懷古亦開顏金臺又没千年草
駿馬誰空十二閑每爲文光瞻北極亦知爽氣在西山
清泉舊宅吾能到親老桑榆望子還

五月五日次韻呈何書道

熱雲將雨栅冥冥草屋蒼厓白晝扃江上仙舟誰共渡
病餘尊酒笑偏醒年光逝水人何在世事浮雲眼厭經
荷蓧若還依野老迴車猶恐訝山靈

漫興三首

絕頂護青霞寒流帶白沙披榛得客路隔竹見人家
雨罷江聲歇風高樹影殘釣船歸別浦僧磬出深山
歇馬投江館移尊坐石臺天晴丹嶂出沙靜白鷗來

對雪

出門風雪晚淒迷徒步艱難實怕泥花外蹇驢能借我犯寒先擬訪松溪

奉和金應奉東籬雜詠二首

參竹滿庭冰雪生每因虛籟發天聲江心拄杖誰探得湖上君山我欲行

擇露微微沁夕香末秋先得翠雲涼東山月色休遮斷更借清陰萬尺長

過龍江聞雁

遑遑奔走厭風埃五載思家僅一迴卻怪隨陽雙白雁又將秋色過江來

題紈扇

紈扇新成雪色光坐看明月墮滄浪也知溽暑人間近

預借西風一夕涼

台學統卷七十